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  
羞

二十首情诗

和

一支绝望的歌

# COLLECTED POEMS

ZHANG XIU

## 自按

### 诗写与一个桔子的滚动。

吃过中午饭，汉阳这边出了些阳光。我打算出门走走，去湖边散散步，下午不会再去写东西了。出门前，（上一本诗集叫什么？忘了）我给这本新诗集的自按拟了这个标题。让这次步行显得有那么一个主题。我记得大概还是有什么话想说的。这会儿却无从想起。无非写作上的一些超世领悟什么的，这方面我总是非常富裕。现在，14:34，握着一个桔子，我出门去了。

一、什么是诗写？就是写诗。汉语里有些词语，对调它们的排列并不会影响它的实际意思。比如缓缓，或缓缓。这会儿，还是有些懒得动，但还是要真的缓缓而缓缓地出门去了。毕竟这是我的事。

在湖边。

我看见一个坐在凳子上的女人，她的样子像是看着湖面的样子。她看到了什么？看到与看见，我在写东西。它们几乎只有那么一点区别，但还是不同。它们的视觉重心，笔画的密度，所见对象在心里产生的那种远近，诸如此类一个人的感知与思想总是非常粗糙。其实她都能

看见。关于看，我有一个道理。我是说有一回，在火车上，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女同事（她叫玛丽，还是山东哪个地级市的？）问我，你看得懂诗吗。我那时大概正翻看一本诗集。她简直在明知故问。我就跟她讲了一个道理。我说，你看得懂这个桔子吗。其实她有一点说的是对的。那就是后来的很多诗是用来看的，而不是读。比如，这个正在手上滚动的桔子，不可能只看见桔子，或滚动，它一定是全部被看见。但同时一定也有除此以外的一切被忽略了。也就是说，不能完全看到真理，它面积大，还因为它的深度。

后来，我就看着这个湖面。想飞过去湖中央站一会儿，这样感觉会很神仙，非常古怪。（鸬鹚一直沉在湖底）但感觉还是不行，搞不定的。

（2023.3.31，月湖公园）

## 目录

第一部分	1
不要事物，也不要诗歌。 DO NOT WANT THINGS, NOR POETRY.	
佛陀的教诲	3
<i>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i>	
水葫芦	
<i>The Water Hyacinth</i>	
山水间	5
<i>Between Mountains and Rivers</i>	
年末	
<i>The End of the Year</i>	
新年贺辞二〇二三年	
<i>New Year's greetings 2023</i>	
树枝	8
<i>Branch</i>	
赠非亚	
<i>To FeiYa</i>	
抛投	10
<i>Throw</i>	

小学

*Primary School*

一月九日早醒于东林居，缓缓饮水作

*Drink Slowly*

封竿鱼

13

*Sealed Rod Fish*

概率与运气，一月十五日预报有雪

*Probability and Luck*

夜行

15

*Nocturnal Travel*

主

*GOD*

牛头

17

*Cowhead*

煤炉

*Coal Stove*

真菩萨

*True Bodhisattva*

芬必得

20

*Fenbid*

飞马

*Pegasus*

风调雨顺

*The Wind and Rain Come in their Time*

临摹

23

*Copying*



少量词语	
<i>A few Words</i>	
练习	25
<i>Practice</i>	
二月四日元宵游庙会	
<i>Yuanxiao Temple Fair</i>	
镜片	27
<i>Lens</i>	
偶书赠司屠姚来江	
<i>To Yao Laijiang</i>	
一场空	
<i>An Empty Scene</i>	
忽近忽远的纤维和在鹈鹕的斜对面	30
<i>Fibers and Pelican</i>	
湖北的一个江河交汇处	
<i>A Confluence of Rivers in Hubei</i>	
雨天相思病	
<i>In the Rainy Day</i>	
每天在忘记的事	36
<i>Things that are being Forgotten Every Day</i>	
一件窗外的事物	
<i>Something Outside the Window</i>	
午餐火锅	
<i>Lunch Hotpot</i>	
武穴，一本写作集或只是图像	38
<i>Wuxue, a collection of writings or just images</i>	

聂鲁达	
<i>Pablo Neruda</i>	
道理，遥寄张昌州府上	
<i>To Zhangchang Prefecture</i>	41
请安帖	
<i>An Invitation Card</i>	
塑像	
<i>The Statue</i>	
证据	45
<i>The Evidence</i>	
感觉	
<i>Feeling</i>	
感觉	
<i>Feeling</i>	
物流跟踪	48
<i>Logistics Tracking</i>	
毫米	
<i>Millimeter</i>	
世代为奴	
<i>Slavery for Generations</i>	
散步索引	52
<i>Walk Index</i>	
关系	
<i>Relationship</i>	
若干个标题	
<i>Several Titles</i>	

炸水	
<i>Boom Water</i>	
引申	57
<i>Extension</i>	
子路	
<i>ZILU</i>	
不要事物，也不要诗歌。	59
<i>DO NOT WANT THINGS, NOR POETRY.</i>	
诗五首	
<i>Five Poems</i>	
一页	62
<i>One Page</i>	

## 第二部分 诗写十九首

### NINETEEN POEMS

游梯	65
<i>Traveling ladder</i>	
愈况	
<i>Convalescent condition</i>	

击壤	
<i>Percussion soil</i>	
裂帛	68
<i>cut silk into pieces for writing letters</i>	
讨相	
<i>To discuss appearances</i>	
扑常	71
<i>Paracetamol</i>	
推奏	
<i>Pushover</i>	
删集	74
<i>Delete Set</i>	
楚物	
<i>Chu objects</i>	
翰藻	
<i>elegant writing style</i>	
拟作	77
<i>Proposed</i>	
枚乘	
<i>Mei multiply</i>	
终塑	79
<i>Final molding</i>	
纯神	
<i>Pure God</i>	

反无	
<i>Anti nihility</i>	
须足	84
<i>Mustache foot</i>	
弃捐	
<i>reject</i>	
虚脑	86
<i>Asthenic brain</i>	
效美	
<i>Effective beauty</i>	

第三部分	
译《巴勃罗·聂鲁达： 二十首情诗 与 一支绝望的歌》	91
"Pablo Neruda: Twenty Love Poems and a Song of Despair"	



不要事物，也不要诗歌。





## 佛陀的教诲

象棋，或云梯

不是鸟，但要同情社会底层

（尤其那些用来供奉的物理学知识）

一个孩子提着弓箭，穿过院子。

那在原地不断朝目的流逝的溪水——

除了潜力，你没有别的

## 水葫芦

聚集，也分离  
但仍能形成一种使多数  
在一起的家族相似。  
移动造成的感觉通常不可预测，  
水去除了那些重量

无论谁是多余的，一种集体  
以及一种思想只能去面向一个整体：  
它不可以发生变化。包括它们，  
一致朝外部展开的同时，  
还远远不够成熟。

## 山水间

我从河边钓鱼归来，  
走在小路上。  
一个人从他的鸡舍出来，  
头发上冒着蓝色烟雾。  
他从我身边闪过。  
我听见了，  
那一声叹息。  
大概是在替我  
感到惋惜。

## 年末

下午阴冷，我又来河边  
钓鱼。没有热情，想起去年的这天  
也许我也来过这里，一年  
是很长的时间。  
要实际度过一年那么长的时间，需要与之  
对应的那么长的空间，以及耐心  
并且它们必须连续。  
诗，我坐在岸边想着玩，望着水面尽量  
不要有什么想法。关上感知，哪怕从  
那只白鹭身上脱落，我还是在。

## 新年贺辞二〇二三年

猪变得迟钝。不再能感到事物那细微的变化,在使用汉语时猪是粗暴的,徒有形状刺激的,猪火气渐弱。

猪淌过一支清冽的河水,穿过树林后进入更密集的树林。猪来到山岗,等着猪瘟到来。(一头年轻的大老鹰盘旋在半空中,它是中心!)事情就是这样,只能这样。因为事情就是这样的,除了缓缓吹拂腿毛的风,附近已没有什么非凡的事物能引起它的感动。

## 树枝

一个人走在路前面，单手玩着一根带三片大叶子的树枝，这一个人肩上搁着一只电工包。他走在路前面。一根树枝，一只蓝色工具包，脑壳上戴一顶白色的安全头盔，（为什么？）不像一个强盗的这么一个中年男人。一个不是常年在这条野路上走动的人，一条对他来说有些新鲜感的路。他的走法是对的，步履轻松随意。他没有非常特别，不是外国人，但也想不起来是一个中国人，他没有这种分类感。外形普通，甚至有些普遍。

走近些看，他手上的那根树枝是一支枇杷树苗，很完整，带着根须。

## 赠非亚

这会儿，我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从外头  
回到家中，肩上披着几根潮湿的海带。  
我不再灵光满溢的样子，我的样子像是一头  
鸬鹚，并且它奇怪。下午  
我躺在床上编辑并排版完你的  
短篇集，而就在上午，看了会儿  
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学笔记我睡着了，现在  
脖颈附近的肌肉有些酸涩，它是怎么  
回事我不知道。祈祷前，他们总是忘了  
一个事实：迟早是要下雨的。

## 抛投

确定雾从哪里升起  
一次简短的诗写  
从哪里升起，可以确定  
是站在一个很高足够  
高的地方，把一只猫抛投出去，消失  
其它都是过程



## 小学

艰苦时光，我开始成长。学校后山上有成林的板栗树。乌山魑是做夜梦时经常出现的怪蛇。我的裤袋里装着彩色弹珠。走路时总要用手扯住下坠的裤子。我们的语数音老师是我爸，在他办公室的桌案上有一只瓷杯子杯盖上套了一张纸片，写着“病”字。杯体是一幅传统五彩釉上松鹤图。他演奏脚踏风琴的技术一般，胡琴拉得还可以。还有，直到一九八九年五年级，秋天过后家里才每星期能吃上一次猪肉。我们走路上学，沿着小溪，认识早晨的山雾。有时下雨，有时是我一个人。

一月九日早醒于东林居，  
缓缓饮水作

削减一个事件的过程谓之诗，鼯鼠。

翻看了一会威廉斯的书，关上灯，我睡了

在接下去的一两个钟头里，像一只寻找筑洞口的鼯鼠我不停调整被褥的层次以及身体蜷缩的姿势，并且额头略微出汗。

我睡去。

正常梦。东一下，西一下，梦过即忘

一直到有个人还是我自己走近，反复说：

逗号，把有怪味的和有公共核武器气味的思想放下。

它反复说，我一次又一次地记

## 封竿鱼

按旧历算，今年的收竿鱼是一个餐条  
（此鱼体长，扁薄，腹棱自胸鳍基部至  
肛门。头略尖，侧扁，头长短于体高，吻中  
长，吻长于眼径。口端位，中大，  
斜裂，上下颌约等长，上颌骨末端  
伸达鼻孔的下方。无须。眼较大，侧中位，  
位于头之前部。眼间隔宽而微凸，眼间距  
大于眼径。腮孔宽，鳃盖膜在前鳃盖骨  
下方与峡部相连）特地带回家，给猫食用。  
按民国算，这会儿是一百一十一年；按基督  
诞生算是两千零二十三年，算法不同  
结果也会不同。由于这个猫是宠物出生，  
它明显不会吃生鱼，它在玩它。  
前者叫老六。后者，作为一条此年的  
封竿鱼，就叫它莎士比亚罢

## 概率与运气，一月十五日预报有雪

在要下雪的天气，  
容易想起下雪这件事  
下雪远。当下雪近  
一个心里有忌讳的人感到  
下雪，原来是一件  
不安的事  
一直到下午，雪  
还没正式下  
他却听到有人推门  
出去了  
这是多么的不应该  
在经验中，南方的雪  
并不会夹带那么  
乱的疾风  
我走去阳台上往下顾盼  
这时，她回来了  
胸口抱着  
一小堆烧火的木头

## 夜行

他明亮又温暖坐在窗前明亮温暖的书桌边上，望向窗外的夜这时的夜。这夜里有什么，他完全可以娓娓道来是他完全知道的，就像多年以来的一些东西始终在那里没有改变。

首先是紧贴窗户的一小片竹林，竹林外拦住村子的那条马路。路下，从左往右有一支水流清澈的小溪，淌过水，对岸便是大片废弃的农田和土地，它们一直延伸到那些没有语言的不知其义的野兽（它们又回来了）出没的山丘，以及更远也更高深的无星天空这些，他暂时都看不见。

这时的夜实在黑。唯一的亮处，正是村口那一柱路灯，总算在发射出惨白、几乎只能照见自身的光芒。他听见在那边暗处，有人忽然猛烈地咳嗽了几声，足以惊动那些夜行的灵魂。他耸起肩倾听，片刻间又信息全无。

## 主

不可妄称他的名，主不可被直接看见。在这样一个乌漆嘛黑的冬夜里步行，一个人不是醉了，便是特地来到村外的马路上排遣白天里因漫长休息带来的疲倦。

月亮在云背后，这时风停着。路下的溪流声，还是那样熟悉与欢快。一只野猫那样的东西竖着尾巴从前面穿过，跨过护栏，跳进附近田地里。她连忙用手抱住胸口说主啊！在她的心跳骤然加速以前。

## 牛头

一个牛头，侧躺在地上。  
与牛的其他部位以及冒着热气的  
内脏分离，待售。  
它比它们生动，并且完整：  
仿佛它的灵仍牢固在这头脑中：这从  
那只没有关闭的眼球里能得到证实：  
正常的光泽、静态，即时映射出  
周围变形的景物。但（作为一头整牛）  
它的形式已被毁灭，  
失去了源自物理生命的焦虑。

## 煤炉

它有一个天蓝色的壳。它是一只煤炉，外壳接近晴天的那种天空蓝。天空蓝，一只节煤炉它是。一个圆柱体它的外壳铁皮蓝色。别的，怎么说呢（我坐在煤炉旁边。等锅水烧开，思路清澈但感觉复杂）它就是一只神秘的控制通风的煤炉：泥胚在一个作坊成型，包装，多次交易，运输，最终被放置在这里并且节能。它蕴藏着人类用火的知识

煤球孔洞喷射着地狱般色彩的文火



## 真菩萨

我拿着一条凳子  
去门口贴春联。  
一个菩萨，肩披红绸带  
有一头小羊那么高，周身  
散发绚烂大光，在那株银杏树下  
徘徊，咏叹  
以为我看不见。  
我自知，假装没看见。完工后，  
坐在凳子上休息，  
在扑面而来的春天里  
吸一会烟雾。

## 芬必得

火势减弱，她往火堆  
丢入一些新柴  
一件一直困扰中的事情，  
正在逐渐淡忘  
它的画面  
午饭推迟了。  
面对一个相对宽松的选择范围，一只  
杯子或一次大举进攻，她没有准备  
突变意味着事情变化的因素  
不可实际把控：古老的火，  
以及迷信。我以为这些是你早已知道的  
难得在冰冻季节里的好天气，远处  
又唱起旧时的戏文

## 飞马

不急于结束的冬天  
不可能忘记的损失，飞走的  
马匹，仿佛无法握在手中  
痛苦的  
形状规定她一生的故事  
需要扩容，并始终以  
一种枯燥的色调  
保证它们能含混过关  
（这是对的）  
她的要求被  
没收了  
她被要求竖立起她的影子  
驶回到岸边，落下船帆  
一些奇怪的东西因此不会获得释放  
从前暗淡的星辰重新接近梦幻中的组合  
只有取出的记忆，  
而没有存储用来覆盖它们。  
一次发生，对她来说已不能更多

## 风调雨顺

这会儿午后，他应该回房间去睡上一觉的。他没有。已经有三十个钟头，或许更久些，没有进入完整睡眠，他不知道原因。也许发困的脑子这时已经有些糊涂了。但他仍固执地认为，坚持坐在这片明亮到发白的阳光下，是最好的选择。就好像刚爬出地府的钟馗见到的那种阳光。

他把那双不透气的鞋子脱掉，丢在一边，让阳光晒掉鞋垫里的湿气，让两只脚搁在走廊栏杆上。目光以及余光则统统射落在脚头的那只袜子的袜尖上。

春天里的风，强度正好能吹去身上冒出的燥热而又不至于感到冷。恍惚，（听着养羊的邻居与他那个欠账的顾客在争吵不休）并且，感觉附近的一切都还算顺畅。

## 临摹

此时似有的这些感知  
没有形成语言。也没有  
我，在一片不大的混沌中  
望着村后这个山丘：明暗  
交集，早晨的光照见  
山中的树林。整体上，  
非常静（而不是信息的奇怪）  
几只不安的麻雀在近处  
树枝间随意跳跃

## 少量词语

窗台上，反思  
一瓶海飞丝  
比海大，一杯蜡烛  
用错地方的效力  
它们统一出现在这里，没有差异  
但返回的时间有待确定  
以上，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沉下去，无意跳动的心  
与迅速组织起一次  
写作的结构，在一个缭绕傍晚  
需要重新订正  
正在减弱的光线。

## 练习

光线把一只拖鞋的影子射在地上，光线在这个房间里还起到了别的一些作用。其中，有一束光线打在墙上成为一小片阳光平面，且均匀。光线持续到达，附近非常稳定，光的药用价值。一个对光有大量需求的人在光线下韬晦她内部黑。她懒得打扫卫生了，她继续休息。真光下没有假象

## 二月四日元宵游庙会

没有庙，立春

只有规定的场景、动作、气候

灰兔、粉红兔毛绒恐怖玩偶

高跷上的神仙，到处红色，表情统一

以及人间大杂烩

伴随气球炸裂与肥皂泡泡混乱扩散

灯笼，一长串灯笼与一个红灯笼与危险警告

狮龙互殴，琥珀，热干面，一些玩意儿

春风吹拂下凡的妹妹，一个传统阴天



## 镜片

增加一件东西，猜它像不像  
一个阴天那样的谜语  
那样反光，一种繁琐的言行在人群中  
清晰表明光与时间雷同，但在  
十字路口，行走的狗需要暂时停下  
分析使它神经错乱的信息，并且  
不觉得有什么惊奇。大好的诗，  
往往具有那种凸透镜的效果  
古代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光线不会拐弯  
但扭曲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尽可能去猜测它，在结束以前

## 偶书赠司屠姚来江

一个蓝色饮料的  
这种蓝，以及蝠鲞  
起始句总是不会太端庄。他的书桌上  
叠着一本格里耶的《旅行者》、  
波德里亚的《美国》，几个  
住远的朋友的书，以及最爱的奥哈拉  
的诗集（他的打字机、猫）在一个上午，  
饮水，也在听《我思念的城市》  
这一切都很老派。而城市，  
城市是美好的，一个人可以用它来填满  
在焦虑大量发作时的普遍无意义  
没有情感的，一切都是那么灰色的  
物理世界，用来哭。因为，  
城市总是美好的，它有时就在  
大望路上，一个迎面走来的女孩  
模糊的脸上。那会儿是秋天

## 一场空

轻轻合上盖子——  
选香弹煮——  
按下开始键——  
四十五分钟后，  
这锅米饭会烧熟。

在饭锅旁边歇一会儿  
想想看：一场空。  
一场，  
一，是完整的一场  
而且空——这，  
几乎完美。

## 忽近忽远的纤维和在鹈鹕的斜对面

远到我的眼睛看不见的地方我就不在那儿。

那儿可能发生了巨震，

有很多肉还埋在废墟里腐败。

书桌上：臭脚，一个蓝色饮料。

它们近得没边儿！

怎么回事？

晃荡的脑汁水纹中插着一根长矛

它的红梳头，还是

一起念

南无阿弥陀佛？

## 湖北的一个江河交汇处

倒扣在泥滩中  
不，这个船已散架成几片烂木板  
春气清冷，拂面灌脖  
醒酒中的脑壳洞穴浑然无物  
唯独一个盘腿大象在那里坐化  
由于渡河的人一直没来  
他爬上那根插在岸上的竹竿，消失  
接下来的一天又是另外一种重复

## 雨天相思病

被欺负的土豆，  
被一阵吸，  
仿佛非常突然的沉思，  
接着，  
接着什么？

不知所终地磨着刀  
两条柳叶鳊需要反复解冻  
眼珠反白是有好事要来  
尼姑下山路滑  
抱着石头  
徒劳的石头  
开花的石头卵子  
有的是时间

有的不一定是时间的原因而是悔恨  
难道她会没有？  
一阵猛吸  
气化是唯一的选项  
看在菩萨的份上

## 每天在忘记的事

一件事情每天忘记，这忘记反复。  
是一件什么事情呢？想起时，它已忘记。  
忘记的好处多多，一件事情是每天  
在忘记一次的事情，仿佛鸟准时射过天空。  
训练或默认一种忘记，鸟  
正好包含在事情中。  
妈妈是坏东西，墙上刻着恶毒咒语  
鸟痛苦反复射进天空残酷而空荡  
狗屁不通。不该发生的一件事情狗屁不通  
一件且已经，忘记它是残酷的  
忘记它的残酷，一件事情  
空荡，非人，且标准，  
是一件每天忘记一次的事情。  
窗外，9:45分，鸟群正确射入天空

## 一件窗外的事物

在心里，一件窗外的事物可以是云  
在缓慢移动，  
一头射偏的鸟，从空中  
翻落的一个雨滴，  
它们总是拥有  
一种高度，  
是我熟悉的。

厨房，一件大的工具。  
用来准备一场晚餐，造车，  
可以在它内部走来走去，  
等着一个送菜上门快递员披在  
肩上的那几根海带，  
热气与信息，而不是因为我们都是  
孤独的人类样品就一定会



发生碰撞。尽管那确实值得称道，  
并从一阵淡泊的烟雾中走开

（左边，这些明亮的，  
一直也是在左边的这些东西或事物，  
很难说清楚它们是些什么，不是  
些什么并且最终也只能  
是些什么，并且离容器的性质  
总是非常遥远。）

## 午餐火锅

春光，差不多，以及一只猫爪  
丢进去什么，退出来的一定是别的  
这种机制的缺陷是需要大量试错  
更顺畅的流淌与捕捉  
只发生在下午  
感到困倦的时候，  
实际是另外一回事

一只山羊在跳跃峭壁的冲刺中  
挂到了树杈上，我们从它  
性温的眼睛中发现它  
总是能激发出一种健康的运气  
这些东西在三天或顶多一星期内  
会统一用完，筷子  
是东方人的发明

他们还发明了意境、天人合一，与假大空

而我们就是那种东方人

我们，相对于我的

那种热闹与无关。与他们在餐桌上

跳来跳去，不确定我们就是这样，

但一直以来也没见过别的样式。

碗盘里，明显还有几片剩菜有待消耗

## 武穴，一本写作集或只是图像

图像对一事物可能呈现出的样子需要一些运气，对一件正在呈现中的事物的一次捕获是随意的，只有一次机会按下那个快门按键，这个动作也是可有可无的。

一个图像只捕获一事物，而不是它的场景：废弃的湖泊，阴暗的大街，古怪而旧的天空。

图像四四方方，对截取这些场景毫无兴趣，它只关注这一事物。它呈现的只是这一事物可能呈现出的那种样子。这是运气问题。这也不是摄影者需要关心的，他是一个县城游荡者，并无要关心的东西。一张图像只捕获了这一事物。一只野兽注视着猎物，只是注视，它对猎物抑或这种风景毫无兴趣。

这一事物占据住中心位置。一个图像对这一件占据中心的事物的反应是可有可无的。连接下一个快门键的那种力气也无须去浪费。

在图像中的这一个事件附近的场景全部只是干扰，图像只准对这一事物激发出按下快门的冲动，剩下的全是运气。焦距长短是不

重要的，凭运气即可。

是照相机的事，与图像无关。

图像是一次写作的痕迹。

图像就在那里，一事物（一条船，必须有长度的一条过路运输船）占据着图像的中心位置，没有图像。只有这一事物。它是不是在河水中，还是天空中，这是相机的事。

摄影者对相机毫不关心。它既不是工具，也不是肢体部件的延伸，它只是一个等待激发的轻微的动作，一种活着时的累赘。保证镜头是打开着的即可。

一事物在图像中可能呈现出这种样子，那种样子，这完全是运气。一事物总是以一事物的样子呈现在图像中，图像不会失真。

摄影者持续看着这一事物，就好像在看着一个可能的事件。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他对这一事物的可能的注视就是在写作。

与相机无关，它是累赘。获取的图像也是。

## 聂鲁达

咖啡，咸干花生，暴富火机一部  
勉强构成一个松垮三角  
黑色，也有红色  
色彩与情绪  
一个人的名字是一首  
最小的诗，始终  
（还有什么更巨大的概念？）  
游荡在宇宙正中心  
没有“的”  
和“是”的干扰，  
联系它们只能依靠猜  
苔藓，是不是指一团阴毛。

## 道理，遥寄张昌州府上

武侠带来坏的习性，  
它的记忆还停留在前天，  
有几个大气压的防水。  
你有红缨枪吗？我就站在一大片  
荒漠上等：沙子、石头，一些树枝  
就是没看见用来避风的土坡。  
在梦里总结事物的道理，  
你的运气不像是一种再生资源，  
荒漠里没有驼队在运行，在所谓  
旧社会风气中，所有人温吞且不关心  
所有人，但我不会因你而疲乏，  
只是厌倦从上午的光线，身体内部的沉默  
疾速升起。必要的饮水

## 请安帖

二月早晨，动物园路，请安。  
在垃圾桶上翻食的麻雀  
不远处归元禅寺那座高耸庙楼  
肃穆而恐怖。又是  
一个阴天  
稍息，想想这个那个

要吃掉不少东西。你敢吗？而不是在某处  
有人在密封的口袋里见过这些消息，  
里头装着下作的风，咖啡味硬糖  
鲸鱼，一只拖鞋，诸如此类消息可以随便伪造  
而记忆总是在经历每一天被忘记的时刻  
不知道，只要你平安就行。



在倒悬的天空下  
没有痛苦的菩萨永远维持着平静  
望着河水流淌，山水相互旋转  
菩萨意味着白色可能更接近一种混乱  
而无声更像是一种内在噪音  
谁知道。脖子上挂着一团黑色电线  
即使通电，也不会做恶梦  
这一点上它确实很酷

## 塑像

在公园里，看见的  
只是它的一个平面与轮廓  
也要考虑到光线  
射在石块上的那种明暗关系  
因此晃入历史的烂账中，去猜  
那个斜着伸进天空的手势  
是否发自内心  
还是经过精确地安排  
它不是象征。它用它杀过很多遍人  
以此得到权力和更多的权力  
两只鸟并排落在那个肩上，  
热爱高处的鸟。

## 证据

不是偶然，  
有好几次我坐在椅子上  
就这么睡着了。

神，来到我旁边  
关掉还在听  
的相声，  
俯下身对我轻声说道：  
我——不——存——在。

我很失望。  
醒来后，我发现  
眼睛里有一些  
微凉的泪水。

## 感觉

天黑着。  
不知道是在黑天，还是夜晚  
那里一直有一个人在走来走去  
有时停下，想起一些  
事情（我们不知道）  
跟个鬼似的  
无社会，无组织与无自然  
环境衬托的这种三无感。

## 感觉

篝火中没有。  
丢在地上，围观的人走开了  
一件东西当然不会是桔子  
它的成分、好坏  
都很难分析。  
一根在两个星期前  
出现在桌子上的枯花枝  
现在还插在玻璃罐上  
那种角度，这样的一种倾斜，出门  
还要再等上十来分钟。  
从这个点位看过去  
那里相当近，  
几乎等于近处。

## 物流跟踪

那么它又会怎样？  
用的什么姿势在树枝上。  
一个桔子的头，  
扣住洞眼的纽扣，盯着它们看，  
它们不可翻译。  
旧社会已经打烊了  
很难瞬间就调整好自己，  
准确说，它无法实际停留在  
任何软的物体上，  
不像空气里有一种东西，  
干爆极了。一直在指引我  
向更远的地方看过去：那里没有  
黄昏和经验，手表，

一只可以反复拨弄的开关。  
妈的什么都没有，  
都不是。没有一根毛的事实  
总有这样的一顶帽子，  
它被故意丢在了事故现场  
那么，把牛奶连同母牛一道运走罢。  
但这个下午，我并没有  
在你的院子中闲逛  
即便依照惯例，  
这天的晚餐还是火锅。

## 毫米

我也要出诗集。  
去拿奖，谈物论道  
鸟瞰人类的有限，  
丈量大地，高原啊啥的  
去注册成为文学大师，  
吃个桔子，去  
这个那个我这就  
去厨房烧饭，  
淬火，我这就去写。



## 世代为奴

标题。足以致敬，我敬佩的遥远的女性  
韩梅，是你在海滩上兜风  
掉发的日落，骷髅，  
绑在嬉皮士腰上的袈裟  
所有这一切伟大的教训都在单数页  
提醒我接下电话的。那让人  
气馁的，或者戏剧性，失去的只会是一些什么  
呢？  
朝窗外看过去，忽略那个拐点

第一次让一头鸬鹚也去  
稍息在空气中。  
这边的情况并不会因此就完全相反  
现在，它不是太短，也不算  
过分的粗：正好符合一头鸟射进天空的需求  
它们是一样的，在上午，中午，  
还是这会儿黄昏。性质通常不会改变

## 散步索引

在捆起一担柴后，  
一个蓝色百事放在外套口袋里，  
走小路。移动的蓝色  
百事，蓝色。  
要习惯下午的光线射在地上的角度，  
一种深海里才有的记忆。  
跳跳湖，蓝色的  
模糊的湖面，是瓦片  
但也是红色的一部慢火车，  
这就齐全了。慢行，至一株香樟树下，  
在对着一面绿墙的长凳上脱敏。  
这样做会消耗大量的数据。三月，  
下雪大概还要等些日子，  
而有些事，无非春天里的一场梦  
哦，看到了一部云梯。

## 关系

听着一个声音，确定窗外有一个鸟。  
更多的确定来自这声音的反复（仿佛在说话，但不是）。它们很可能是同一个鸟。听着这个声音，想象这一个鸟。而无论怎么想，这一个鸟很可能是同一个鸟。甚至都不用想，它们一定是同一个关系下的同一个东西。这声音，这一个鸟，慢慢想（说话）。它小巧，不像是一个大的鸟。窗外很少有大鸟出没：那就成另一个鸟了。不像是这种情况。（即便是（比如，尽可能放大它）我也没见它发出过声音）所以，不是。这个声音，它只可能来自一个干净，甚至也会是轻巧的杂毛鸟，粗糙，光亮。这声音也只是声音，而不是在说话。鸟说话，那是另一种情况。那种情况特别，很可能要往前追溯到一九八六年。甚至更远，远到无法翻译的在没有鸟以前。

## 若干个标题

以一根绳子开头，电影  
还提到了它用来自尽的用途。  
他没搞定。下午的河面上  
飘荡着上游冲下来的枯水葫芦，  
它们的色彩在去年，最迟冬天到来前  
就已经丢失但它们仍  
活着，这是一件不容易  
解开的事，从绳子这一头看过去。

脚底板长黑毛的一个女人  
为什么，她爬。来到对岸那个山丘  
沿着云梯，继续爬到那弧彩虹上。  
就因为她是提前准备好的吗？天空仿佛斜着。

我们的脑袋外翻在阳光下，并且用模糊  
而闪光的意念死死盯着水面，我们，通常来说  
有的是我们，但也有几个  
因为什么睡着了。在那些倒影中，

一个水鸟必须经过提炼，  
火候要适当。（这一切都与政治无关，  
一种无情感而总是不鸟鸟之的东西）  
与那些太过革命性的，潦草的  
统一在水面上

## 炸水

失去空等一天的方法，在岸边  
时间在水面上或不是（没有）。折断  
一道波纹，让它沉入水底，你知道？  
后来，你感兴趣的可能是一种叫  
归途的东西，因为并不急于把新的朋友  
放进它们的水箱。  
而这是一个挂在树上的桔子。  
经过坟地时，你很快想起它。

## 引申

现在，我去午睡，或继续醒着，语法上没有问题。这只碗里盛了一些茶水，  
而在一个不在地球上的地方，那里在开花，  
打打仗，或发生一些黑暗的事情。都不太新鲜。  
我要出门散个步吗？朋友。我是否真的  
喜欢这些？冒烟，写作，以及安静。  
音响中跳动的电子舞曲磨损着我的心脏肌肉，  
五分钟后，我明显会比现在更轻，同时  
一定又会增加什么？我曾经是  
那个站在溪流上的小孩，现在，现在  
意味着一切到此为止，并仍在继续。

## 子路

三月早晨，有雨。

坐在标致车里，挪行在墨水湖桥上，在楚地。

堵得像一条硬屎。

调频收音机在播送迪克牛仔，

《解脱》，给人一种熏软的体感。

就这样遥遥远远的，想起上千年前在国际间游荡的夫子：

雨天，路滑，礼乐败坏。子路问其师：什么是仁？

已是鲁昭公末年。

什么仁？孔子两眼朦胧，还没彻底苏醒。所谓仁，孔子说，算了罢，子路，去给车队弄点吃食。

子路走了。

望着这个这么多年一起走过的背影，后者不禁心生感慨，猛然呼喊道：子路啊，记住了！仁，就是反自然。



不要事物，也不要诗歌。

我已经  
睡了，  
阿强发来短信。

微暗的屏幕亮光中，他说他  
迫切感觉要去写那册书  
：《你的写法  
就是你的  
死法》。  
这事，我听他  
说起过几次。我明白，

一般来说，写作的想法说多了也就不鸟鸟  
之了。但他是阿强！曾经的四海庙年轻主持，  
一个业余哲学家。他的最近两本书册是 Apoidea  
Editions 出版的《有病吧！》（散文诗）和《人  
类知识图谱》（一些人类普通知识），欢迎大家  
去购买！

我没有回信。听着相声，不去思想，昏睡去。

## 诗五首

左对齐，手指与手掌搁在桌子上不动。  
直到你想起大的就是大的，一件发生过的事  
把它善的一面作用到附近那件  
正在发生的事上，  
这就是伟大而神秘的连续性。

\*

如同沉在湖底的鸬鹚  
那么就不能在鸬鹚的斜对面  
就不能用一个事实  
否定茱迪决定去灵隐寺的那个傍晚  
我站在窗前看云：她原本可以  
治疗并稀释我的一些错误。

\*

天空中有东西。一个黑点，  
或一部缓缓放下起落架的飞机，或一个

什么都不是除非它是一个鸟。  
有且仅有这么一个东西，在空荡  
且仅有这么一个东西的天空中，  
必要，与不可取出  
与抹除。摇摇晃晃的，  
简直没有天理。

\*

10:42分，还没到午餐时间。  
时间与人在一起。没有人就没有时间，  
人就是时间。这是约翰  
在福音书上的逻辑（与道理）  
那会儿，西亚地区盛产的还不是石油，  
主要是信仰，圣洁的生活，小麦。

\*

摆在桌上的这个桔子。  
要是在以前——  
一个人去感觉了，但不确定  
感到了什么——以及它的背面。

## 一页

缓缓浮出水面，一面镜子，不至一个名字，即使它正在崩溃。在这个（鸟的）意义上，殖民是世界性与普遍性的精神需求，从高处向下倾泻，正如鸟爪扣住一根树枝。我们朝向寺庙的屋顶看过去，像苍蝇似的搓动手掌，接着快速展开一次访谈。这种情况并不是完全相反。在一年一度的春季，有足够资料表明，现象的缔造者也是幕后的主导者，漫长而空洞的表演并不会在大厅内部结束，并且只会变得更加冗长，从未来延续到遥远的过去：那些混乱又必须年轻的日子。而修行是一个更时髦的词，用它那去色的明亮度照射我们的生活，变态以及反常，总感觉哪里出了问题。这也与地面的跳动方式有关？更多的潮湿与一事物被赋予人性的哪些方面？一些知识迫切需要公开，以供参考，填充，磨平。无论是临时性政策，选择性粘贴，还是关于饲养学：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展开速度，以及对指令的描述。直至指引我们完整地走下一个斜坡。

诗写十九首



## 游梯

把插线板拖到床边，找到孔洞，插入充电转接口。把充电线插入转接口，另一头插进手机充电接口，瞬间点亮银幕。

因为，缩短它的宽度，以及剪去多余的指甲。他与这条河等量齐观。再次是因为尼古丁与酒精在脑神经上发挥的作用，大约有七里路那么长，以至延续到今天，然后一同消失。假如一条蓝色的狗开始朗诵，那些表情与符号惊起更多怪鸟，现在，是不是要往上拖动一段距离？这是真实的飞行，围绕着附近的这一个桔子。明天，也许是在下一个星期一，不知道。拥有一些重量，绝对，与射在墙上的影子，

但谁又能保证一事物一定不是寺院丢失的那一件呢，在翻译中，损失的那部分正是它能收起的能量。

从这里出发，走出这个房间，  
走去一个看得见的山顶，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睡着了。成年后，  
其中一个提前成为了县城的衙役。

诗描述了一种光秃秃的成年人的世界观。  
把影子从墙上剥离，统一焚烧  
人们身上多余的数据，  
用来调节他们风度值的阀门，  
适量的抖动，残废与褪色，  
一只红褐色鸡冠，  
只要能旋转的  
都与它们在一起。在假期结束前，  
或者坐在窗边的卢照邻。

## 愈况

抒发一种情感。相反，  
它在一个规定了的四边形中，在黑色中央  
反射出白色的信号，是持续的。



它们都是。音乐的推进带来那种追击感，  
使逃窜中的一头麋鹿无法及时掉头，  
身上的一些东西反复掉落。  
但没有色彩与响声。要是现在，  
我放下这只在手指间不断旋转的火机，  
并看着天空（假设从一个  
可以俯视它的视角。）  
这样就能形成对它们的不同看法——即使  
她是一个黑人，白天也要尽量简化，  
而不会真的错过什么。  
抛开成熟必须付出的代价，  
同时只有不断向下才能摸到的那些东西。

## 击壤

屋顶，从它斜着的角度开始退化。  
还不算完。春天催生大量晦气，养分  
用来滋养从前还来不及开垦的荒地，  
把一根木头搁在两个山丘之间。  
没有东方，只有中央的密集，裸露的马蹄

几个等待毕业的学生在路边拆解  
身上的衣袍，一群大雁从空中飞落  
以为能演化成鹅。不像现在，  
需要通过倒推才可以了解一事物，  
转化为新一轮的目标，因此，它正好  
符合规划中的这些：端起桌上的一杯水，  
用手指敲击桌面，吟叹而、何、乎、  
乃、也这类虚词，它们实现了统一  
但毕竟无法构成良好的关系，你知道的。

## 裂帛

不可能两样都要，  
但要严肃地谈论自由，  
是因为一场雨后，她出现在  
这里（在一部坦克前），  
并且说，自由  
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东西。

而帛，只是一种白色的丝织品，

它们一点都不相像。  
早晨有雾，但不在这里。  
这里不是她能想到的地方，  
她们不在这里。这里黑而严肃，  
但自由，它是一种非常稀缺的空气。  
天空年轻而空荡，同理，它必定  
黑而严肃。两种情况都是事实。  
要严肃而空荡地谈论它们：  
自由是自由的前提，以及原因。

## 讨相

感觉是倒数第二个问题，  
在摧毁我们疲劳  
因为每一天都在更新的文明，以及  
每一个人脑壳里的这部小小的  
淡绿色的机器。想象一下，  
用残废的禅宗来扫地，吃松树叶  
而不是泥土，写书法打发上午的时间，  
这些都是更冷漠的智慧

在教会我们生活上的逻辑与道理，  
一个四十岁以上的卡车司机，  
是时候换一种幻觉。  
政府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苦力，  
鸟群不分季节，迁徙去更高的星空，筑巢  
一旦它们开始正确学习汇率的重要性。

苦难的到来还不是最糟糕的，  
这一切并没有超越对钱  
和时间的发明。老虎带来的游戏  
还没结束，除非它们的先祖  
也是一种蕨类植物？在总是古老而又  
全新的光线中，在传媒营造的热闹而略带  
恐怖气氛的非虚构中，人们习惯于  
随身携带的美妙自毁性。  
我们在哪儿？在哪个位置上，  
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忠告才能避免不被  
勒索，在世界上过度倾斜。

复杂但仍可统计，午餐我们吃什么。  
我们头上冒着烟雾，  
命运的手指点在这只烟缸上，  
邻居家还在发出足以震撼  
整个城市的装修噪音，当然，诸如此类，  
问题是什么，而什么又是问题？

## 扑常

剥开一个桔子。  
窗外，雨下在它们的位置上。  
一个熟悉的动作穿过窗户，  
（在这里，跌落  
是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来到这种满盈的感觉中，  
也许可以  
再简略一些，  
但总是在增长。

四年轻便，轻装出门的女人  
训鹤的女人，随随便便能打昏那个在树下  
默默数钱的女人。  
打散后，重新把她们归结在一起，  
可以形成一种地理风貌。  
每一步都要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小心，

他们都是骑着紫虬的高手。  
特别是这剩余的一分，  
挂在树枝上，或它不可一下子  
把握住的音量与形状：通过整体观察，  
发现她，并不在她们中间。

这里明显出现一种清晰  
同时枯燥的神秘，就像风吹动一块抹布，  
脖子上套着一根黑色电线，  
甚至，不要去划燃尼姑的火柴。  
但它们从哪里开始，  
持续多久，  
或在什么时候？以及原因。  
要是没有这些作为补充，  
这些又有什么作用？  
一张夹在书页中的登机牌提示，  
务必在起飞前十分钟到达指定地点。

一个接着一个丢下她们  
允许她们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填补一些空白。  
无须申明，  
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尽管你总是在处理一些不怎么对劲的事  
比如（一只手臂）

无论怎么收回，  
它仍是一个不断向前的动作。

## 推奏

去掉严格，  
虎的两种情况只剩下  
美学与意义上的  
比较。  
这些都过去十年以上了。  
反倒是这个春天有些特别——傍晚，  
丈夫握着一把锅铲  
回到家中。  
其次，按照一般性推演，  
丈夫也从雾气中走来。

## 删集

记忆暂时空着。  
在她的下面是一个水壶。  
一些无形但压抑并且实际存在的东西  
封闭在她的血液中，  
基因与空气里，  
不完全是地理与气候的原因，  
形成它们主要是因为运气。  
它的尺寸正好符合一本书册大小。  
没必要分段，对于一场未发生的、  
正在进行的叙述（它需要更密集，  
窒息，写意，  
或最好来得粗暴些，  
仿佛一场看得见的灾难。）  
它可能正好从脚底板升起  
到处打砸抢，烧起野火，对着天空  
一阵接一阵地叹气。  
在她下面，  
无法全身心脱落，  
她最好的情况是让自己轻盈起来。  
像一头稀薄的母牛，  
不断飘向窗外。



## 楚物

三月二十九日，天上正在发生大事。  
点开通向它的那个超连接，  
让一道瀑布射出洞口，  
那些小的，杂色的，不用管它们。

云层，以及鸟群  
依次叠加，组成一个庞大天宫。  
除了日常的恐惧与寒意，  
它们在里面感受不到组织的温暖。  
鸟的内部损耗异常，且严重  
偏离一个团伙能正常处理的事件与主题。  
大事大，黑而粘稠，  
几乎静止不动。  
它们不在乎规矩，冒着泡泡，  
随便穿过路口的红绿灯。  
遇上慢火车，它们会缓缓停下，  
但不知道在停些什么。  
这些经验质量一般，但实用性极高

这就又涉及到鸟的乌泱泱的历史  
但事实是，它们缺乏可信度。  
它，以及它们，不像是同一件东西  
或能够相互包含。在楚蛮之地，  
两脚交叉，搁在桂花香气弥漫的树枝上。  
哀物之伤兮寥寥；叹无穷兮永世不坏。

## 翰藻

肩上披着几根海带，回到家中。  
不要点燃尼姑的火柴！祈使句，但真。  
一个杯子，干净的一个杯子摆在桌上  
书桌。一个杯子干净，且安静，与不动  
一个虫子飞过，掉进杯子。一杯虫子。  
虫子飞走。一个虫子飞过一个杯子  
的杯沿，掉进杯底。但是没有，虫子  
飞走。一个杯子安静，飞走。一个飞杯  
诸如此类云云，照旧举着灯笼，妻子  
站在家门口。丈夫，从雾气中走来。  
“妈的，又死哪儿去了？”妻子轻声道，

仿佛前者会立即消失，或哭。偶然而充盈  
她没有昏厥，在等一个紧实的拥抱。

## 拟作

不一定全错  
但在去掉一只猫后  
我们大部分的日子  
总是平淡。  
嘴里吐着泡沫，  
我们趴在窗台上。  
它说，  
这些明亮的事物  
来自于虚空。  
这是  
当然的，（一种明白  
无误的东西）不用它说  
它们最后也会  
重回虚空。  
在就连一只拥有那么多条命的猫

也会感到平淡的日子  
我们习惯了  
这种说话方式  
但不一定真的会  
这样去想。

## 枚乘

假设一个最早实现分封制的地方  
鸟用它的余量  
实现了一种反复俯冲，  
一顶帽子  
落在那些可以自己运送自己的光线中。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它完全不像是个线与面的结合体。  
“一个集合的质量通常取决于  
元素之间的无关性。并且这一堆元素  
自身也并非确定。它们总是枯燥，  
不稳定，总是通用。  
一个杯子的痛苦，

一个小的集合同时也是一个重心  
有些偏离的短语，  
或者一点儿颇为奇怪的感悟。  
而空集只能是一种  
特殊情况。只有在特殊状态下  
它才成立：比如天空，它完全是  
所有空荡的一个集合。这就是  
在历史上为什么天空总是通用的原因。  
因为我们不知道，  
并不完全知道，空荡  
实际是一种什么意思，还是因为  
它太过感性？”而写作中的临摹  
又是另外一回事，它的本质是  
一种无人驾驶技术。  
因为我们，  
星星们很少移动。

## 终塑

此刻，如果相信报纸上说的，

并搭配上一些他们制造出的猛犸象肉丸  
——或冰岛不久将被海水淹没——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会在夏季卖掉——  
自家青训的十九号球员芒特  
——而一个好人  
在他的养殖生涯中总会遇到各种困难  
——那么，茱迪比一只雨中的猫  
更像一条鲸鱼的名字——  
你睡午觉了吗？——  
用的是哪种相匹配的功率——

一座寺庙升起或下沉，  
——她们缓缓发着短信——  
当海忽然不正常起来——开始唱歌，  
这时，一个女人走过来，抱着石头她说：  
东西带来了吗？——我怎么知道  
——鸬鹚与尼姑的主要区别，  
以及分水岭——  
春天容易流失——还是在水缸里躺着  
——夹攻，用既然不是一头鸟  
那就必定是一把铲子的诗意——  
一根竖在平原上的巨型鸡巴——飞——  
回忆回忆大锅饭——蓝色或浅蓝色，  
但一定不是黄色———这些。  
并且仅限挑出其中的一两件，

埋掉，或托举在空气中。

## 纯神

一般不会先有兔子而后才出现  
世界的全貌，  
不算被他玩坏的情况。  
独自时，  
他非常单一。  
反复在阳台上歌颂阴谋，  
三段论，或奇迹如何大力分开水面。  
我是一名写字短工。有时，  
正在赞美的一种思想  
迅速跌落到烟缸中，捡起后，  
又快速治愈自己。

这才开始。我写作，  
纯粹憨厚的神  
坐在门槛上嗑瓜子壳。为了缩短  
与他的距离，一个老鼠在花盆里打洞

他说，那部生锈的吸尘器  
是海尔牌的，  
不是博世牌的。  
反正，谁说了算谁都  
难免伤感。我的技术快用完了，而他  
拯救不了我，让部队走快些。  
比如，我拍过一部关于一头鹅下蛋的电影  
不是我的故事，养老金。忘了，  
但有一些是战斗场景，  
外星异形与尼姑什么的，不骗你  
它其实不应该使用人类演员，它足够  
长度，平坦，甚至最后一幕一直在下雨。  
比起写作，电影更没什么劲儿，  
但又是一切（它有多重？）。因为，  
你知道的，以及完全明白。无须论证，  
民主是自由的结果而不是泡沫：  
两条鱼，眼珠反白，  
再加上一块瓷砖。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谜语，但不是。  
它是一个正宗笑话，我们。  
这又是到哪儿了？  
午餐时间，稍息一会，  
但你的猜测无疑是正确的。



## 反无

从开始中午复制到一朵乌云不是花卉  
以及也不是桔子的任何一种  
但总能对应一个小小的  
甲状腺结节，  
饮水，  
或少量的活动。  
一切都很好理解因而颓废：  
我是我唯一的连续物。

其次，我可能类似于一张批条。  
在光线下内耗，  
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点亮，解开缰绳  
直到他们一起西出阳关。

近距离描绘一座火山且一定在整体氛围中  
但是明晃晃的一根红缨枪  
再一次证明，  
在新的动作到来以前，  
渺小个体在浩瀚天宇之间的存在价值。

## 须臾

白，猫在窗台上观看历史  
我的收藏中有一部分虽然重要  
另一部分却相当轻便  
从玻璃透过来的一些黑光把它们分开，  
其中一个数字，非常硬  
仿佛挂在士大夫裤带上的那串杂佩  
赤脚，徒步，他没有马：  
黑或白，  
因为他不发出响声并且矮短且宽广甚至黑  
要不然他一定是搞错了计量单位  
那把尺子的标准几乎快要作废。  
天空忽近忽黑，而附近  
并没有黏糊的大事，  
事情一旦开始便不会消灭。  
或那种急于一次性了结的进程：  
躺在水缸里怀古，咳嗽  
他令人惊喜的脚指头

你不可避免想起的那些萦绕事物  
大部分还是海藻。

## 弃捐

它们可以真正地称之为内容的这些东西  
仍有待进一步去寻找依据  
也不是，  
但（一遍一遍仔细想，过滤）  
也不是全部都不对  
总会有一些鳞爪让你满意  
只是在光线的推动下

这些交替出现的置顶活动还不够  
用来猜中当时没能记下的那个意思，因此  
总是赶不上你  
变质的速度。

那只有些脱离整体的领头雁，  
它偏离飞行的方向

正是雁群移动需要的方向，疾速使命。  
它们从头顶掠过，  
永远与你保持一种垂直。

## 虚脑

四月，一个和尚  
来到一个寺庙：  
庙空着。  
在时间、人物和地点兼备的情况下  
四月，一个和尚特地来到庙中而庙空着，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是四月（它小），  
还是和尚（他午睡刚醒不久），  
抑或庙本身的原理（传统与惯性）。  
并且，如果  
这只能是一种因综合  
而引发的感觉关系，  
那么它们就不能被认为是  
一个标准集合。

## 效美

早上，蓝色闪烁  
在一封新邮件的空白处  
没有参照物  
只有不断铺开的平坦的地形  
像是失去了什么，回到了什么  
最终只是这样的一些什么  
而蓝色，闪烁中  
几乎等于投降  
又仿佛我的前世与超世都是一头蝠鱮  
（有人在身后拍了一下她的肩，  
我没有转头。这是他的事。我望着  
船帆在水面上无尽远去，知道它  
不会再返回。同理，  
也感受不到新的知识。）  
或一名衙役，或一种落叶小灌木  
是杂碎与山水田园派的复燃与灰烬  
吸收总是大于它的反光

拥有无比美好的波粒二象性  
是无非也是对自身的延续  
与溢出，而相对于乌云我只能  
一根蓝色闪电  
在翠鸟——它永远背对着我——旁边  
在迷踪拳失传的那一天  
在去算命的机耕路上（秋天，  
没有上下文，你什么都不是。）  
在供销社大门口吐着泡沫，会议  
还研究了其它事项，总是在  
菩萨已然走空的玄谈庙  
在妻子点起香火的迷信中，四月  
下雪？是的，那是在袅袅远处，他起身  
开始在岸边来回走动，  
抖落身上那些熟悉的东西。

译《巴勃罗·聂鲁达：  
二十首情诗  
与  
一支绝望的歌》





## 第一首

世界，在你的那座过度放大的肉体上，  
一对高耸的奶峰的可信度。同一件东西  
不同的距离。用来解瘾的幻觉  
通常从大腿深处升起。多么袅绕的干燥。是鸟  
它总会射进天空。稍后，从虚空脱落，昏厥  
那个在大地上冒烟的孩子，嘴里反复吐着泡泡。  
而我是隧道！不是灰鸟，我在夜晚  
并不会全部坏掉。我的武器呢？我是遗憾  
与痛苦的叠加。双倍，我只能是我自己的孤儿。  
除了造物神，我不可能有别的参照物。  
因为计划，苔藓与阴毛，还是挺拔的奶姿  
世界都已是一个过气的概念。正如你，慢慢也会是

## 第二首

光射着你，巨大的根茎  
春天诸多情况的一种。  
一勺饭，引入一种  
常规幻觉模式，  
拖拖地，  
切碎一些青菜叶，要想它是一个与  
地理风貌相关的名字，  
那就换一个。劳作，  
让游荡变得实际和具有目的：  
集中表现在它微微翘起的尾部。  
它在左边，但没人问候。  
适量的，但可以是任意的  
一种劳作，静静望着  
窗外会想起什么？  
或者去反复抛投那尊陶瓷菩萨。

总能错开其它一些事情，在书架上  
在一个下午那些浪花似的  
情绪中的浪花不多，是双重的  
黑色，也是奇迹。  
仿佛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  
一坨若有所思的大屎。  
它的尖峰一直在增高，溪流  
绕着它转圈。为了成长的需要  
游荡在山水间的那种隐秘感，一种  
几乎昏厥的直觉，  
一个人需要反复劳作，  
撕毁她的重量。以致花朵  
枯萎，满是悲伤。

### 第三首

松树，一种蓬松  
与同义反复，  
她在反复拨弄  
身上的开关，是与非，  
那一根手指奇怪地  
插在虚空中央。  
仿佛一个缭绕且渐变色的香火主义者，  
由深转浅，讲着大道理，  
一切都是黑乎乎的。下午，  
一条河以及它的支流干断了水，  
渔夫和几个鹭鸶在岸边吹风，  
鸟的诗意，它们只是一起  
丢失了那种供需关系——也就是说，  
天空中必须要有新的痛苦，  
必须真实：  
根据它的定义，马拉松  
无疑是一种表演性质的自杀形式。

## 第四首

一小堆残留的泡沫。  
总共十四行，在每一处都规定了  
它的色情意味，树林晃动  
是因为正好有风在移动。

质量是一种什么东西？要从哪里开始  
思想它的长度，明亮的形状，或什么都不是。  
在纸上（夏季风暴中心），它尝起来明显  
有一种青豆角的味道，总是以

某种微小的不正常吸引人们的注意。  
而规矩就是规矩，有太多的路子爬上  
那朵云。因此，管弦乐是神圣的，

包括阴影在内的树林的所有部分神圣，  
可以任意取出一些，摊开，在附近走来走去。  
棋盘与女人，一个微小的集合

## 第五首

你的话，  
大部分没有转化为声音、文字  
它们在你那个年轻的洞穴里变薄，  
成为一种自我回荡的虚声，  
无法来到这个，  
以及神经的世上。  
一只被僵尸真菌感染的蚂蚁独自离开集体，  
在日落以前被植物化。价值反抗，  
对于这种微小的命运模式无效  
但仍具有积极意义。  
（即使雾化）你没有什么要说的。  
你占据，并分开一切。

而谁又是你，与  
你的原因？三个你，  
构成一个三角。它是最稳固的，  
我知道痛苦的这种形状，  
你也有类似的东西吗，我怎么去知道？  
无须更多的创造。你用说话，  
把存在的事物复制了一遍。

## 第六首

秋天，一个动词，  
落在你那顶帽子上的  
昏迷的火，  
还不如给我  
一个散布着液态煤气的月亮，  
借助它的光看到一个黑点。

那个你认为还不错的东西  
从水池升起，爆开，与动作一切消灭。  
快乐如同灰烬，离心力把我们  
甩开，又重新抛入黑乎乎的世上，  
每一个上下午，黄昏，总在不停倾倒烟缸，  
你最后会赢得这场赌博吗？还是说  
让我们再下降一些，好好咳嗽，  
抽上一会儿腿筋。



比起泡沫，在失去惯性的天空  
时间同样也是灰烬：她那完全糊涂的性别。

一株桉树，在你眼睛中烧起光火  
要描述火焰的这种威力需要特别的一种蓝色  
与你，与她都无关。  
终点处的终结，星期一，  
因为鸟无法射进更深的天空，  
因为它没有灵魂。因此，我们暂时  
不会去修改这些句子，新写一个段落。

## 第七首

下午，光线倾斜着。  
悲伤与网，你的眼睛朝向我的沙漠  
发射红色信号，一些  
干燥的特征。

可以重复的只是它的形式，  
在一匹母马疾驰的小片阴影中，词语  
并没有把事物完全分开：你用一根手指  
拨弄那堆最高的，让人犯困的火。你还有

什么东西可以重新开始吗？  
你的变量不多了。在厨房里，或在  
我们都觉得奇怪的那一天，迅速耗完。

现在撇开天气，丢掉鸟的大海，  
稍微去想一想它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以为知道我们在做的是一些什么。

## 第八首

白蜂知道

一些关于雨水的异样知识，  
记住它们发生时的那种序列表明  
理解一事物（厨房里的一把香菜）

需要的深度，这是可以相信的。它的价值  
在于它包含多少的重要性，它知道？  
风大了，风这种东西。  
而对于你，你被默认为是一种地理风貌。

赤裸的平原，海浪

举起一只蜗牛诸如此类你最好  
是一片展露肉欲的花瓣，

可以随便翻开的书册，在第三行，  
走进一个四四方方的树丛，  
来到这里。趁现在还来得及

## 第九首

在一片被遗弃的  
悲哀上的一个浪花，以及二月份  
准时送达的话费账单，臀部  
被一种近似粉红色冰淇淋的凉  
刺激到，上午。  
在潮水外围，大量电流  
使一头海豚发生精神错乱。  
它在亢奋中吞噬海浪，的忧郁，  
的苦涩，以及的其它什么，  
我们天然具备一种杂交文化上的优势，  
促使产生了礼仪与造作，被粗糙地  
分割成无数碎梦，国家那么虚大，  
漂在湖面上的社会忽明忽暗。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把我们

与你分开，无论白天夜晚，让月亮  
与太阳始终处于敌对状态。  
问题是，你想干什么？  
转述一场大雨吗。对它反复批评  
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雨在下。  
下雨也是一种严格的练习。  
顺着雨往上爬，你看到雨水在你身上  
汇聚起一个人类悲哀的灵魂。  
除此以外，  
你只是躺坐在窗前的这把椅子上，  
休息，并且随时可以昏厥。

## 第十首

黄昏——世界——好的词语，  
漫长的恐惧比蓝色更容易产生上瘾的感觉，  
打开斗篷——你突然坐落在我身上，  
开始反复扭动。  
我抛着一个古老而传统的硬币，  
它在空气中的运动轨迹明显有些密集。

为什么要退回到一头动物的黑暗视觉中，  
是你的方式决定了我只能是一个塑像？  
事实上，不存在那么多的随机现象。  
我们都是客观的主体，养养猫，  
有时也养别的进口小宠物，它们  
在一间非虚构的屋子里打滚，或盯着一朵  
沉默的花卉，它们能很好地理解自身这种处于  
反常状态的起源，无须升级与更新。

## 第十一首

黄昏中什么都有。昏鸟，  
蓝色铁匠铺，轮胎，包括半个月亮。  
山顶像一间印刷厂伸向天空，  
一些旧的制度已经不起长期挥发，  
而寺庙缓缓下沉，我们在附近  
找到了那阵死气沉沉的风，用来匹配  
这一年的收成。非法穿越边境，去厨房烧水，  
在一种大的抒情模式下，重新评估  
那些没有前置定语的事态：  
在这里，完全可以引入一匹母马，  
它有很大可能正在雾气迷漫的河边饮水。  
认识，并哀悼它，一切都非常且正常，  
我们不能像两个碰巧路过印刷厂的尼姑  
停止相互交媾。现在，暗淡的焦虑，  
关上灯，别忘了把书带走，  
那些好摘的桔子已不在树枝上。  
你已经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看着这个天空。

## 第十二首

向外倾斜的一只乳房与自由。  
同理，士大夫卿的梦想与地平线。

有的是类似解药的东西，对缓解你的压抑  
能起到冷场作用。而有的只是海浪，  
散步，或在饮马时  
单独被甩出的那部分  
突然的悲伤，并非因为你  
一向是任意的  
它们就具有确定的信息。



并非因为每一次远航必然会遇上鸟群，  
你最好的一面就会自己收起来。  
我曾说过你在风中歌唱，像松树和桅杆。

鸟认识天空，但它毕竟知道天空什么？  
知道与认识，与理解与相信，与你，  
要是必须在如此多样的选项中选取一种情况。

## 第十三首

雨在下，雨是。  
在它成为一个短句子以前，  
在你里面的标记已经设定好雨  
是什么，你又是谁。  
从取出的一系列数据来看，  
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堆栈，  
不能确定亮度的快乐与光线，  
被玩坏的故事，  
它们延续着那种一贯的伤感与温柔，  
就像走去前线的尼姑小分队，  
你都不知道她们走去那里的原因。  
你不该一次性出现在这种季节。  
为了滥用，或某种特殊效果，  
有意识地让我处于下午的疲劳中。

那些黑色的事情总是在关于我和你，我们之间  
展开，而不会涉及到更多的人  
在大海与悲伤（有时它们难免通用）  
之间发生精神错乱，就像喂猫、  
写作和很多其它在雨中  
能抓住的事物一样，并且摇晃它们。  
雨是，起因或者一种必然，  
或者统统不是：扑克，一部从河水中  
捞起的手护拖拉机，或整体读下来的感受，  
反而是这些东西让我觉得，雨是  
可以用来反复思念它们的最好形式  
（一部可以不断往上爬的梯子。）

## 第十四首

同样是玩，玩什么？什么是玩？  
它的气质更像一间年久失修的印刷厂，  
而雨水脱掉了她的衣服，而有时  
宇宙在脑壳上方停着不动。  
最近，暗的，甚至黑色的东西有些偏多，  
密集度不亚于射去天空的惊恐鸟群。

它们知道形状的价值。但它们  
又是如何自觉地制造它的？

不可能只是因为一条简洁的内部指令，  
或由风向导致这种群体性的创造。  
你有时显得神秘，是因为你  
是由整个宇宙创造的，陪着你缓缓旋转。  
去玩吧，别忘了带上伞雨。

## 第十五首

与去年同期相比，  
现在的你更安静些。  
黄昏下降，封印你灵魂的那片乌云，  
一阵鸽子鸟似的咕咕叫，  
台灯下剥开一个桔子，以及  
在晚些时候，总会升起的星星  
免费点亮你的视线盲区，  
这些，在所有引申意义上，  
它们都有内在关联。最好的情况  
是向一个湖面学习那种平静，  
过滤掉从上个星期起  
就堆积在你头发上的杂质。  
成为尼姑的附庸，或一头鸬鹚  
当然也是一个好的选项：

你习惯于沉默，远与虚脱，  
为此，人们还拍摄了一部关于她的电影。  
这些异常发挥总在让你承受  
太多的奇怪和损失。一系列劈啪作响  
而又不能跳出怪圈的动作，  
你有时又是自己的对象，  
但多数时候（尽管你已不在。）  
她只是单望着窗外，鸟类缓缓掠过，  
不管它们的方向和结局是什么。

## 第十六首

包含，与被包含，云。

有状而无形的天真，我的你的我的你

与红色的绿色，渐变与循环，

让风暴拖着复合过去时般的噪音，

从你悲伤的海岸上升起恶梦，

调大音量，但更黑暗，云破坏了我们的天空。

虽然在新的时间拧紧以前，

唯一的解决方式只能是从物理上

离开这个空间：在你眼睛深处看见



一张“死了，也不可惜”的网，  
它那扯淡的宽度，比剥开一个桔子  
更现成，更难以总结。这意味着老路子  
是行不通的。为了揭开它的秘密，  
我计划以巨大的耐心在这里等上一会，  
无论三月，还是在一个星期三，  
让脖子继续扛着脑壳。

## 第十七首

从这里出发，  
展开思考。大前天的阴影  
受近期持续降温影响，  
瘫痪在书桌上。像一件怪事，  
无法形成对称的鸟群  
什么时候得到解放？  
你的大部分生活已存在于我们的交集中，  
修饰大于实用性的书法。总在被放大，  
但并不算恶劣。一次鸡肋般的和谈，  
打不过就投降算了不是吗，在你脸上。  
希望有再次爱你的机会，  
向从土地上长出来的社会证明清白。  
而结果往往是必然的。  
无论如何化学反应，你无非是  
一个松凶型选手。  
你的翼片烧着了。

在发现这一切都很轻松以前，你接种了  
太多时间的疫苗，

你有时发抖，  
如光束般抚摸着那只废猫。  
而平庸的生活吹响了它狂怒的号角，  
你是谁？是什么？  
从近处端起一杯水，  
现在是午餐时间。我们去吃鱼，  
但不是菠菜，以及其它可以满足  
我们灵魂快乐，悲伤与无尽的那些东西。  
所有这些普通的词语总在量产  
我们不需要的情绪，  
当你站在树下  
打电话，并把一些树枝  
搁在你身上。你有否想过诚实的基础是什么？  
通过什么样子的一种仪式，  
或未知消息你才会正式返回。  
不要觉得奇怪，  
当你看见有人把手举在空气中，  
很可能是他在回家路上表演一座移动寺庙。

## 第十八首

在这里，有时是一片帆。  
转牌是一张方片三，  
它的问题是需要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不能太干燥，又利于渡海，  
但也不要银鸥的  
鸟屎随便散落。  
那些日子差不多都一个样。  
一片饼干大小的叹气，高高的星，  
剩下的力气用来躺回到床上，  
在水做的星期三点燃一堆篝火，  
顺着那些暖光徐徐睡去。  
远处，大海在坍塌。  
植物发霉，屋子里的气味  
穿过你的隐秘部位，  
太迟了吗。还是模糊，  
还是不够潮湿。旧王拥有一根蓝色的

拐杖，他想了想，还是弃了牌。

偏低的回报率，这天的云  
没有带来特别的信息，  
前提是，不要沉迷于占卜与经验。  
鲈鱼的味道跟想象中基本一致，在一起，  
她们说着空话，用来赶走恐惧也带来疲劳。  
到现在为止，时间徒有秒针的形式  
但它是按人均分布的吗，  
假设它可以超渡一切事物，  
哲学，而文学正好相反。  
一个已然超过它的概念的大数。  
来到三月末。下雪，  
还要等些日子。

## 第十九首

自然状态下

超级富豪越来越多，敏感，集中  
一个颠覆想象的极端  
他们也不想这样。

制造穷人需要依靠完美的社会技术  
与太阳玩，你可能会被烤焦  
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但事情仍在发生  
就好像午餐是一锅怪味汤。

汤中浮现出她那张扭曲的面孔  
它拥有电器的力量，在厨房角落  
寻找蟑螂留下的踪迹  
难道她不与它一起玩吗？

他们的确没有贵族式样的优雅  
像阳光，诗，罌粟和水。

## 第二十首

这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

可以写出最伤感的诗，  
让月亮发霉，统治者抹眼泪。

不是左派与右派的问题，它们性质上一致。

写诗是因为我爱你我是你的孤儿  
没有你，我只是一只漏斗。

在高而奇怪的天空：那是在旧社会  
现在，它更像是空荡的天空。仿佛命。

尽管去写出最伤感，薄发的诗  
诗可群，兴，叹，但谁又定义它了吗？

阶级划分不需要常识，我说，对于你  
一个诗人的重量约等于一个脱先的和尚。

去缓缓写出干净，以及严重走偏的诗  
但不要过多思想它。那种均匀，是允许的。

无须类推，常识是事实的泡沫。而事实又是  
语言的泡沫，而语言本就是系统性的泡沫，并且管够。

在必须包含真理的天空，在空气中，我爱你。  
但在具体生活中，我只会提醒你出门前要带上雨伞。

我移动的肉身里无法计算出灵光，它只是沉重  
而我们没有灵魂，没有。要接受这种古怪的事实。

但我还是在爱你。不是因为除了写诗我什么都不是  
是这么些年来，它仍是一点事实（泡沫）。

完全可以写一些伤感的，明亮的诗，给你。  
它比说谎话还要来的轻易，它不是解药。

它没有确实的信息，只是一些伤感，以及明亮。  
与爱你无关，爱无非是上帝的事，与我无关。

关于爱你，这些便是我能写下的一些常识性杂碎。  
又及：我们很难永久保持对一件事物的亲近。我不知道原因。



## 一支绝望的歌

大海的大，以及拨弄一个总开关。  
绝望总是非常可疑，总是无法具体，并且总是被动。

就像被黎明（你）抛弃的码头（我），  
绝望是年轻的资本与通病。

一个中年佛陀坐在树下，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颓废的先锋，另类，因为远离神的干扰。

战争与好的飞行，一个微小的集合。  
鸟群从你胸口喷涌，射出，实在搞不灵清它们的动机。

你消耗一切，主要是我。  
你是距离，时间，诅咒或其它杂七杂八的什么。

我们相互攻击，因为爱，而不是其它特权与错误，  
总是以革命的方式返回原先的样子。

咏叹一首绝望的颂歌，美洲在你身上沉沦。  
我的童年并没长出翅膀，但已老早学会飞行。

造反有利身心健康，无性的大天使无聊地飞在空气中。  
吃着一根香蕉又一根香蕉，蕉皮丢得到处都是。

欲望缠绕你，烧旺你蓝色的肉体，  
你没收了你的慈悲，用裤带勒紧你的翅膀。

哦，你像一个倒扣住自己的钵，逐渐变得不确定，  
在湿润的黑暗中时而收拢，时而松弛。

没问题，就让我来击碎它，在你甩出自己之前，  
在黎明抵达以前，控制住那股疯劲。

另一头麋鹿出现在雾气中，嘴里喷出的晦气  
污染了一切：从溪流到月光，到这杯新沏的茶水。

这不应该是我们的故事。我们不记得发生过什么，  
我们是抽象的，我们不会醒来。我们与她们。

从海面上升起黑色的岛屿，我们已充分了解它们。  
进入它们，孤独的边缘，绝望的泡沫。

饿了，就要吃饭；困了就要去睡觉。  
而你就是这样的收容所，在风雨中需要抱紧的十字架。

翻译是一个什么问题？还是对原文的一种解释。  
你简洁，但封闭，只可阅读而不可翻译。

这就像你只对你自己微笑，即便它虚伪。  
你从身上结出果实，也不是为了让鸟叼走。

诗人游荡在大地上，盘旋在你印刷厂般的双峰以上。  
稍晚，傻乎乎地起床，去附近街上打短工。

与绝望融汇并交媾。难道他不知道  
有轮回这一类事情吗。唯物与历史辩证啥的。

一种世界性的绝望无非虚无的泡沫。  
而你的绝望并非来自季节的压抑，或物质内部，

或神经性紊乱。它是花朵的开放和凋谢。  
你要是一个花朵，它就会开放。

开放后，凋谢：不要害怕会溺死在这些悲伤中，  
作为一种宇宙运行的风格，绝望，让我们抬起脚，

击缶吟唱这一幸福的近义词。

啊——啊——啊——

一声，三声单独的感叹。是时候启程了，开拔，  
升起烟雾，朝向比你遥远的地方，消失。

2023.1~3

(完)

##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繼承了橡皮寫作的風格並發展出一種介于詩與散文的“大寫”式寫作形式。著有《瀑布》系列詩集與長篇作品。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poideaeditions*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Sean*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